

百川學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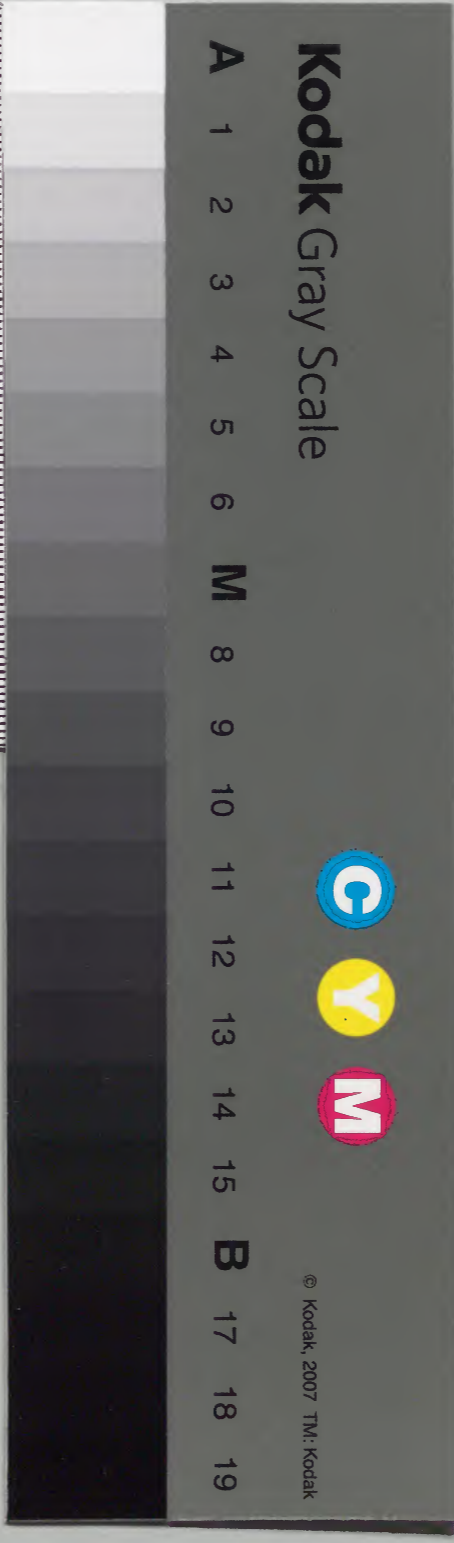
鐵圍山叢談
南海古蹟記
青溪冠軌
溪蠻叢笑
北戶錄
北里志

漢書門			
三一	二	三四五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七	三	三四五	漢書
函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45	
冊數		31	(18)
函號		370	38

戊集 二



鐵圍山叢談

宋 蔡條撰 武林徐仁毓閱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
德之五祀而五星聚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
也時太宗適為兗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之祥
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應符既同乎漢祖
而十年宜過於周曆矣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
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眾方

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翊日聞奏太宗大怒謂猶仍五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卽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攜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惟命卽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政和初間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動三二萬本斬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遍野而出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慙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冠禮肇於古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始講焉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初以皇長子而行冠

於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是日
方樂作行事而日爲之重輪也先是諸王冠止於宮
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而已繇是而後天子諸子
咸冠于外庭蓋自淵聖始

開寶初車駕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藝
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
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空不避也水浸
城者餘數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焚其譙門幾陷會
班師獲免其後虜有使於僞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
圯乃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
則無太原矣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
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
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
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儂不如
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俛一擲則
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
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踈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

錢圍山叢書
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
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
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亡至一切聽之反棄
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
爲信也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
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
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
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

者之一笑耳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
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
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
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
其所欲爲鬪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
攜妓從浮浪人躍犬馬游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
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浸而死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國姓也當是
時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

師果下建業及政和末復爲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
風流吾獨惡之未幾犬戎寒盟豈亦逼迫之兆乎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
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
以聞遂爲西羌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訝
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旣素重溫公之賢終弗自
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
語溫公遂獲免嗚呼龐公其真可上接古人千載之
風矣

王舒公介甫熙寧末語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
李何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屈指曰獨兒子
也蓋獨无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一指卽又
曰賢兄如何謂魯公則又下一指沉吟者久之始曰
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則曰無矣是時无
澤未病吉甫則已隙云

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
門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
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

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審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經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柰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爾兄瞠諤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卽夜叩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恠而不敢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往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

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于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爭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弟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于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傳授於魏漢律先生宗堯始仕宦時卽喜功名大觀末從尙書

金國山叢書
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至四明則放
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舶壞人爲痛之始宗
堯將登舟則寄所齋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遭
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
遂爲宗堯音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
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腹故人念乎
某所寓三琴實平生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
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篋笥中百物歷歷分
區不遺毫髮其故人大駭爲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翊

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使人自
高麗歸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歡喜竊笑獨
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其事乃知爲黠鬼所
侮

維陽太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
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恠且適霖雨徒零祀謝見
上帝而歸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
金鑾殿後雖白晝人不敢入入亦多有異蠶或大於
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哭之聲不絕也宣和末

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
廡間至晡時後天尙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
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卽有衛從續紛執紅銷金籠
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黃人如帝王狀胸
間尙帶鮮血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
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
士似怒本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
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于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
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
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
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十忘七八矣

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晚在睢陽以鏹三十萬鬻一
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卽有蛇
虺三四出屋室間呼僕斲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
不敢措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輩自納諸筐筐而棄諸
汴流翊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復又倍會不浹旬乃
至日得五七筐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於土神
祠前曰此舍某已用錢易之卽是某所居矣蛇安得

據以爲恠乎始猶覬神之有職而令悛革今數日恠
益出是神之不職爾固當受罰雖願仍其舊貫不可
得矣顧從者盡培土偶五六擲之河中召匠改塑由
是恠不復作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
歎闕其半也徽廟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
卿惟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祕爾徽廟命匠者標
軸成全圖招晉卿以觀因卷以贈一時盛傳人已悚
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已太上天縱雅尚已

著龍潛之時也及卽大位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
自崇寧始命朱喬年掌御前書畫喬年後罷去而繼
以米芾輩至末年尙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
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
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
歐虞褚薛及庶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
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路神諸帖真奇
絕蓋亦爲多焉又御府所祕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
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卞莊子

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完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
僧繇而下不興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
謝雉亦晉人烈女謂綠珠寶當時所筆又加顧長康
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
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
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
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閻博陵繪其
相類多有此于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蓋時既
好尚世因爲之貨賂亦爲時病此則良過矣

虞夏而降制器尙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
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欵識曰王命元臣
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
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
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
梁之遴好古愛奇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
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
事獨國朝來浸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爲之倡
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

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
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
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着書名集
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士大夫雅多
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
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
聞睹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
至元符間太上皇卽位憲章古始耿然追唐虞之思
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
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旣知其所
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爲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
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爲
最盛尙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
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
公之鐘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
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
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
尙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瑄闥密窺聽臣僚訪諸

左右知其爲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百
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
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
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
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剏立
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尙古等諸閣咸以貯古
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
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尙考驗者俄遇僭亂側
間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
入虜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
鼎象樽之規模龍甑鴈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爨
烹腥鱗濕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耻莫甚乎
此言之可爲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尙在期流
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說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今
我抑嘗之不然廢其教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
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一髡大醉吐
穢于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

不覺爲醉髡攔胸腹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頤而禮焉髡乃舍之去藝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所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宣和歲己亥夏都邑大水幾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久之方得解時泗州僧伽大士忽見於大內明堂頂雲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爲動旁侍惠岸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裏跪於僧伽前者若受戒諭狀莫識何人也萬衆咸睹迨夕而沒白衣者疑爲龍神之徒爲僧伽所降伏之意爾上意甚不樂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寔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又于時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幙重密下無由知是日土偶獨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衆忽有一人躍出緇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是某邪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

報將至矣吾猶不畏汝汝豈能壞諸佛菩薩邪時上下聞此皆失措震恐捕于觀下上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柰吾教何爾聽汝苦吾吾今不語矣於是箠掠亂下又加諸炮烙詢其誰何畧不一言亦無痛楚狀上益憤復召行天法羽士曰宋冲妙世號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則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斲血肉狼籍上大不怡爲罷一日之歡至暮終不得爲何人付獄盡之嗚呼浮圖實有人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爲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殺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

金園山叢書
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衆大
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黝韓生日子所貯月光今安
在寧可用乎韓生爲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
克發我意卽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
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大
晴夜月色湫灩秋毫皆覩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
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
人也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
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
乘輿御馬而遍歷內中諸司大駭懼經數日而止因
是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
璃缶玻璃母二大筐玻璃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
小猶兒拳人莫知其力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
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廟朝物也
玻璃母諸璫以意用火煨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
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則多分錫大臣
近侍其模製甚大而外視不甚佳每以一豆大藝之

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畧不歇於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古龍涎爲貴也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爲穴而以青絲貫之佩于頸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蓋因古龍涎始也于闐國朝貢使每來必携其寶鐺以往反自國初迨今如是也我主客備見之寶一鐵鐺爾蓋其來道涉流沙踰三日程無薪水獨挈其水而行是鐺者投以水頃輒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金蠶毒始蜀中近及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舍去則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焉鬱林守爲吾言常見福清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官治求不得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墻罅果爲兩蝟擒出之亦可駭也又嶠嶺多蜈蚣動長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多延行井幹墻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蟲必自落於地蜈蚣爲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益縮

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蟲涎輒生擣塗焉痛立止且金蠶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強且大也然蝟捕金蠶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詰而不可知者如此

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開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間號名藥市者於是

有於牕隙間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從牕隙間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

夫迹既叵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間祐陵以仁經

惠天下嘗卽上清寶籙宮之前新作兩亭左曰仁濟給藥治疾苦右曰輔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詔海內凡藥之治病彰彰有聲者悉索其方書上之於是成都守臣監司奉命相與窮其狀乃始得售解毒丹家蓋世世懼行毒者讐害故匿其迹非有所謂神仙也既據方修治得其全卽并藥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朕自弛天子所服御以濟元元毋煩有司也由是殿中省群醫師驗其方則王氏博濟方中之保靈丹方爾當是時尤子行適領殿中監事故獨得其詳吾落

南來用是藥嘗救兩人食葫蔓草毒得不死蓋不可不書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遊蕪汚亂亡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造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

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僞不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殺其身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檣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者出運綱之舟尾有施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又緣柁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汴口官私舟船七百隻皆自相撞擊俱碎死數十百人

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爲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
小龍者又復出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諧
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卽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
中不動大漕遂携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
使索入內爲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匳中兩爪據
金盃飲幾醕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合貯龍爲親
加封識焉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門外小龍祠中一夕
封識宛如故視缶中龍則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
字仍大敞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謫東南舟行始抵
汴口而小龍又出迓魯公然小龍所隸南北當江湖
間素不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
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是家人大
小咸歎異疑必有故明日而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
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吾從行至江陵將遵陸
出鼎澧間公畏暑因改舟行下江陵憇渚宮之沙頭
一倉官廨舍纜弛檐則龍復出見魯公爲之涕下且
感念龍神乃不忘恩舊如此吾戲公曰固知小龍之
必來爾公諤詢其故吾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每加

意於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
世情當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
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
傷人獨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
置而走有客嘗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離客
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
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
虎浸傷人今則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
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博白有遠村號錄舍皆高山大水人跡罕及斗米一
二錢蓋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長六
七尺癡不識人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謂妄從
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鵝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顛穴
水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
歛翼俛首而伏不敢鳴皆久之吾歎曰此真鳳凰也
古人謂南方月山產鳳爲信

鐵圍山叢談終

鐵圍山叢談

南海古蹟記

元 吳萊撰 嚴調御校閱

南海蓋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至
秦始通而尉佗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越平立南海
等郡屬交州治蒼梧建安中徙治南海吳孫權初割
交州立廣州而南海郡屬廣晉因之宋以後江左州
郡析置不一至唐卽以南海郡立廣州永徽後嶺南
五管悉隸廣府咸通中復分嶺南爲東西道廣爲東
道唐末迄五代南漢劉氏據之友宋初而後平今廣

州上路領縣七番禺秦縣南海增城漢縣新會清遠
隋縣東莞唐縣香山宋縣廣大府也山水人物古蹟
之灼然可記者夥矣粗載其大略于篇

番禺山在番禺東近城兩山相屬高丈餘山海經黃
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處南海一曰二禺山或云黃
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制黃鐘宮遂隱此山
五仙觀山在子城內楚高古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
一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羊化石仙
人騰空去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簫玉
硯象鞭精緻鄭綱出鎮時林霽守高州獻銅鼓面濶
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蟆周匝今藏廟中宋真宗賜南
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

浮丘山在海南西木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篙
痕宛然今去海四里有葛洪珊瑚井洪煉丹海神獻
珊瑚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
釣得金鯉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

萬人城南有煙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叛廣州討晃
夢神人謂曰見幡卽回及晃平回師山頂有掛幡
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爲九童子泉遠
涌時有五色小蛇蜿蜒下爲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
隱處始皇嘗遣人訪安期生或云子城東有安期生
蒲礪溪礪中產菖蒲一寸九節食之仙
任囂墓山在西城內囂秦二世時南海尉病召龍川
令趙陀使行尉事囂死秦亂陀竟自王
越王臺在太城北尉佗築西有越王朝漢臺歲時望

漢拜

兩臺

踞山巔屹然山有達磨泉達磨自天竺航海

至指其地曰地有黃金萬餘兩貪者力鑿得泉達磨
曰是可銖兩計哉今海水鹵鹹泉最冽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雞籠岡北至天井連岡
接嶺佗葬輜車四出棺壙無定處吳黃武中交川從
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玉匣玉
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悉璃玉匣金飾後
瑜携劍經嶺上飛入江水

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城內吳虞翻移交州時有

園池唐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壇壇有菩提樹房
相國融譚楞嚴經有筆授軒大硯融自刻大唐神龍
改元七月七日天竺僧般刺密諦自廣譯經出此硯
堅潤可愛藏殿內有屈昉布西天衣繡內相大如兩
指

越井崗在南海南一曰趙佗井一曰鮑姑井鮑姑葛
稚川妻嘗行炙南海善炙贅疣唐崔偉遇姑得越井
岡艾南漢劉龔號玉龍泉禁民不得汲

石門在南海北山夾江對峙如門漢樓船將軍楊僕
討南越先將精卒陷尋峽破石門東有貪泉晉吳隱
之刺廣州酌泉賦詩處隱之北歸家人攜沈香一斤
覺投香江中

漢徵士董正墓山在番禺東正州人清白不羣晉隆
和中太守袁彥伯求其後旌之

馬鞍山在番禺北秦時望氣者言南海有王氣發卒
千人鑿山狀如馬鞍漢伏波將軍馬援嘗駐兵山岡
每風雨晦冥聽之若有軍聲殷然

盧循故城在番禺南城南小洲狀如方壺蓋循故居

處金盧亭夷人男女椎髻俗採魚蚌藤竹又有龍戶
一曰蝥戶舊傳循字元龍此恐循遺種五月一日禁
水蝥戶舊不設網罟

石鼓山在東莞南山有石如鼓鼓鳴世亂兵起盧循
東寇隱隱有聲

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釣得
金絳牛從絳出見人復投斷其絳得一尺義熙中周
霧甫勇掣得三尺唐韓文公宿增江口有詩示姪湘
甘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自西北百餘里築堤

瀦水給城南漢劉氏闢甘泉苑沆杯池南有陸公亭
故基溪夾種刺桐木綿花開殷艷如畫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候
循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堠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
道錫刺廣州遣人係鼎引出鼎耳斷鼎沒執鄉者耳
盡痛馮盎墓山在新會北盎世爲南越首領祖父寶
守高涼聘譙國夫人洗氏寶死洗懷集百越斬歐陽
紇陳給洗鼓吹麾幢至盎三世武德中盎將南越衆
附唐赤石岡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燃唐有扶南

南海古蹟記 五
人請以黃金萬鎰市山發寶藏刺史韋明曰南州鎮山也弗許

景泰山在番禺東北山巍然聳拔下爲越溪唐景泰禪師卓錫處古有七仙人守山後發得石履二古鏡一紹興間風雨山裂又得唐天寶時銅鐘並藏寺中黃雲山在新會北唐一行禪師來游此山黃雲自山內輝映衣袖遂卓菴山巔弟子至者餘五百人

寶莊嚴舍利塔在西城內梁大同間曇俗法師奉武帝命求釋迦舍利創千佛塔唐高宗時廣州都督李重建王勃記有古井九繞塔內有古鼎藏劍一鏡一銛瑩下發得佛牙舍利似是梁代故物

金芝巖在清遠北唐天寶間望氣者言南海東南內有靄山發金草遣使得金芝二十四莖鐸然作金鐵聲

黃巢磯在清遠南黃巢寇廣州殺李佖覆舟處西樵巖在南海西南巖有石室石珠飛瀑如瀉下爲玉女淘沙灘漉梨泉龍泓九真洞歲時恒禱龍龍泓占風雨雲氣南漢時有烏利仙迹

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宮使邵庭珣造廷珣劉氏愛將嘗告劉鋹曰漢承唐亂幸天下有故干戈弗及漢寢驕今諸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後否則宜歛兵自守已而宋師至廷珣將舟師出洗口鋹疑廷珣必叛殺廷珣禹餘宮漢離宮九曜石在西城內城有湖長百餘丈水凝綠列石嵌奇突兀類大湖霧壁者九南漢劉氏集方士煉丹處

蘇文忠公古舍利塔在東莞西資福寺羅漢閣狀若覆孟文理類芭蕉五色備具蓋古佛腦骨也比丘祖堂夜夢赤蛇吐珠白壁上且果得舍利建塔公自作銘以實之

東坡泉在西城內天慶觀蘇文忠公初鑿得一石狀如龜泉涌出號龜泉清冽亞達磨泉淳祐間經略使方大琮浚泉護以定林廢寺鐵井欄大琮有鐵井欄銘

仙女灣在香山南海中宋益王是南遷泊仙女灣丞相陳宜中欲奉是犇占城颶作是殂葬香山宜中遁殿帥蘇劉義追宜中不及夜有火燒仙女灣舟艦幾

盡

崖山在新會南山有兩崖對峙海潮出入宋紹興間嘗置戍衛王昺南遷結營崖山海中海水鹹級道斷天狗墮海聲隆隆如雷丞相陸秀夫朝服抱衛王沈海文武嬪御從死者萬數

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礪州山有三十六嶼山民渠魚塩不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置水軍嘯聚遂墟其地今有數百家徙米種諸羊射麋鹿時載所有至城易鹽米去

爲說者曰東陽李生自海上回爲言南越事山川風土悉有可考者夫南越本一州地自秦漢以來始通尉佗之自王劉龔之事制亦嘗自同中州崛強數代至於天下盡一而後能有定豈不以其山海之險遠故哉當今廣爲大府自江嶺而上經太庾關隘之高峻自閩徼而入過潮陽嵐路之稀遠自牂牁而下則又將歷灘江湟水瀧石之崑嶸黃茅青草炎瘴襲人毒蛇猛虎山谷盤踞是故世之仕者恒未嘗願至至則常數期日而或不足以償其苟且塞責之心然而

晴天勝景山霾開而海氣伏玆禽嚶鳴異草叢生花
有素馨朱槿果有荔枝龍眼檳榔茆醬之屬芬香艷
冶鮮甜爽脆魚雞蜆菜堆積於市酒支數年苟能順
其風氣時其調適宜若無間於中州至於控制山獠
厭服海外大蠻夷歲時蕃舶金珠犀象香藥雜產之
富充溢耳目抽賦帑藏蓋不下鉅萬計必又賴矣夫
涕泣還金之吏而後有以愧夫輕生好貨之俗厥任
至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是又豈得以其
險遠之故毒瘴乘之而或略於民事者哉然則世之
仕者勿以其險遠可忘必圖其政山海之氓勿以其
險遠自恃必奉其法度此則天子堂陛之間卽爲廣
府誠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自秦漢以還南越幅員數
千里莫不自歸於經理撫綏之中至唐而後列爲五
府廣府寔大叢山深峒惡民頑俗獷草搖風動常必
德懷而威懾之然後自己間者一時山峒顛顛無所
覺知之氓弄兵潢池假息湯釜至使父兄子弟修城
柵繕壕塹晝夜鉦鼓凜焉若鉅敵之壓境訛言相驚
繼之朝廷以是而厲法令儆盜賊修馬政禁兵器是

雖一指疥瘍之微而徧身猶或謂之不寧者蓋久而後免有定此豈可以輕視南越一區之地而不深戒其山海之險遠者哉嗚呼今之所紀者山川故在人物則悉已往而不可復追矣遂因及其風土政事之槩者著于末節苟有觀者曾可謂爲晉宗少文之卧游云爾哉予故得以具論之

南海古蹟記

青溪寇軌

泊宅翁方勺著 鄭尚友校閱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竭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卽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徧禪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搖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乃已故賊得脅虜良民爲兵旬日有衆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

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
天章閣待制歙守會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
濟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禦無策
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
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趙霆棄城走州卽陷節制直
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
居民死者十三朝廷遣領樞密院童貫常德軍節度
使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
置江淮二漕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衆六
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
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
州二月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陞以待王師水陸
竝進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
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
少保劉廷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入大王
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
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
擒方臘及僞相方肥等妻印子毫二太子等凡五十

二人毫二太子其子之號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招來老幼

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據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掠溫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百餘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白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玄平之故梓桐相傳

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識記誘惑愚民而貧窮游手之徒相乘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淞地勢迂險賊一旦焚蕩無一存者群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淞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徃徃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徼利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僦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嵒榴樹嶺一帶凡八

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會稽進士沈傑嘗
部民深入賊境新覩其事爲余言賊之始末因稽合
衆論據其實著于篇青溪知縣陳光旣坐不治賊就
戮朝廷改睦爲嚴州歙爲徽州青溪界至歙州路皆
鳥道縈紆兩旁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
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過下瞰來路雖蚍蜉之
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
社掌兵者以霧毒爲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熒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
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
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爲其流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
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
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
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
無所得敗務攘敎以挺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
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
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問但魔
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絕其本源肅清境

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而反則越守劉韜之於仇賊
是也仇破劍縣新昌上虞凡三縣此風日煽殆未易察也始知能
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此道不急
不怠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睿齋逸史曰甚哉小人患得患失貽禍之深也初元
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天下大政事皆太后與二三大
臣議可而行時雖天下稱治哲宗內弗平也一旦太
后崩方欲悉反其政以攄宿憤而小人揣知上旨遂
引呂武爲喻上益惑焉明年改元紹聖而熙豐群邪

彙進矣是後天下監司牧守無非時宰私人所在貪
墨民不聊生迨徽廟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
豐亨豫大之說以恣蠱惑童貫遂開造作局于蘇杭
以制御器又引吳人朱勗進花石媚上上心旣侈歲
加增焉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糧餉
綱旁羅商舟揭所貢暴其上篙師柁工倚勢貪橫凌
轢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弗能運則取道於
海每遇風濤則人船皆沒枉死無算江南數十郡深
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

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慘刻無間寒暑士庶之家一石
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氍覆之指
爲御物又不卽取因使護視微不謹則重譴隨之及
啓行必發屋徹牆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
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
以供其須思亂者益衆初方臘生而數有妖異一日
臨溪顧影自見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負遂託左道
以惑衆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
繁夥有漆楮松杉之饒商賈輻輳臘有漆園造作局
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會花石綱之擾遂因民不
忍陰取貧乏游手之徒賑恤結納之衆心旣歸乃椎
牛醜酒召惡少之尤者百餘人會飲酒數行臘起曰
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
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
死弗恤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餘又悉舉
而奉之仇讐仇讐賴我之資益以富實反見侵侮則
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
奉仇讐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甘乎皆曰安有

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
供應吾儕所賴爲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
銖遺夫天生烝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
是天人之心能無愠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
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
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
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爲安邊之長策也獨吾
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
爲何如皆憤憤曰惟命臘曰三十年來元老舊臣既
死殆盡當軸者皆齷齪邪佞之徒但知以聲色土木
淫蠱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監司牧
守亦皆貪鄙成風不以地方爲意東南之民苦於剝
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所弗堪諸君若能仗義而
起四方必聞風響應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
固將招徠商議未便申奏我以計縻之延滯一兩月
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報亦未能決策發兵
計其遷延集議亦須月餘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
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此時當已大定無足慮也况

西北二虜歲幣百萬朝廷軍國經費千萬多出東南
我既據有江表必將酷取於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內
變二虜聞之亦將乘機而入腹背受敵雖有伊呂不
能爲之謀也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四
方孰不斂衽來朝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不然徒死
于貪吏耳諸君其籌之皆曰善遂部署其衆千餘人
以誅朱勔爲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方苦於侵
漁果所在響應數日有衆十萬遂連陷郡縣數十衆
始自萬四方大震時朝廷方約女直夾攻契丹取燕
雲地兵食皆已調集待命適聞臘起遂以童貫爲江
淮荆瀾宣撫使移師南下臘不虞如是速也貫至蘇
州始承認罷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
前至秀州累敗賊鋒追至幫源洞賊尙二十餘萬與
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穴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
蘄王世忠時爲王淵禪將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卽
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搏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
遂併取臘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黨皆潰前後所戕
人命數百萬江南由是凋瘵不復昔日之十一矣迨

建炎南渡經費多端愈益窮困不可復支向非臘之
耗亂江淮二瀾公私克實南渡後或可藉爲恢復之
資亦未可知也噫臘之耗亂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
者誰歟沛宅翁之志冠軌也斬王猶未知名故略之
且時宰猶多在朝臘黨陰謀語多忌諱亦削不載吾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司民者

喫菜事魔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遠
方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始自
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瀾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
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
死則袒葬方歛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
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次問衣履
逐一去之以至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包衣則以
布囊盛尸焉云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
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
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不必相識黨
人皆館穀焉凡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
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

各有誘化且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公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真佛其說不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言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間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喪葬之類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故結集旣衆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不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大嚴罕有告者株連旣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舉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也

青溪冠軌終

青溪冠軌終
其間神對之奉不類遊可致散矣此
不無與之然其在於外禁令大銀學林谷林裏到
東乘騎而往日嘗憐人疑念大忠大辭惡難天慈以
於其苦也信之類人冬沐眼下如無效盡東道
去此類之類不覺風掃面又需人老氣
其間神對之奉不類遊可致散矣此
其間神對之奉不類遊可致散矣此

溪蠻叢笑序

五溪之蠻皆盤瓠種也聚落區分名亦隨異沅其故
壤環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猫曰猺曰僚曰僮曰仡
佬風聲氣習大畧相似不巾不履語言服食率異乎
人由中州官于此者其始見也皆訝之既乃笑之久
則恬不知恠通守朱公澹山先生之季子風流博雅
手錄溪蠻事識其所產所習之異日曰叢笑誠可笑
也士大夫來是方者其可闕諸慶元乙卯葉錢序

溪蠻叢笑

宋 朱輔撰 趙如源校閱

木契刻木為符契長短大小不等穴其傍多至十數各志其事持以出驗名木契

乞黨出入坐臥必以刀自隨小者尤銛利名乞黨

釣藤酒酒以火成不醉不芻兩岳東西以藤吸取名

釣藤酒

金鷄羽族似雉者金項火背斑尾揚翹志意揭驕籠之不能馴

溪蠻叢笑

茅花被。狔狔無綿。揉茅花絮布被一被數幅。聯貫以成。山獠皆臥板。夜然以火。狔狔視獠則爲富矣。
辰砂。辰錦砂最良。麻陽卽古錦州。舊隸辰郡。砂自折三至折十皆顆塊。佳者爲箭鏃。結不實者爲肺砂。碎則有趨。起末則有藥砂。砂出萬山之崖爲最。狔狔以火攻取。
狔狔裙。裙幅兩頭縫斷。自足而入。闌斑厚重。下一段純以紅。范史所謂獨力衣。恐是也。蓋裸袒以裙代袴。雖盛服不去。去則犯鬼。

金繫帶。硯石出黎溪。今大溪深溪竹寨溪木林岡石皆可亂真。紫石勝揭石。熟獠亦能礪砥。黎溪爲最。蓋於陶金井中取之。近亦艱得。有紫綠二色。圍黃線者名金繫帶。

粉紅水銀。水銀出於朱砂。因火而就。或謂砂腹生水銀。非也。名粉紅水銀。

砂牀。石之不碎而砂附着其上者。名砂牀。水秀鐵。鐵之精英在水。數十年者。名水秀。順水班。蠶事少桑多。柘繭薄小。不可縲。可緝爲紬。或

以五色間染布爲僞名順水班

葫蘆笙潘安仁笙賦曲沃懸匏汝陽匏篠皆笙之材

蠻所吹葫蘆笙亦匏瓠餘意但列管六與說文十三

簧不同耳名葫蘆笙

燕子花紫花全類燕子生於藤一枝數葩

不闌帶蠻女以織帶束髮狀如經帶不闌者斑也蓋

反切語俚俗謂團爲突樂孔爲窟籠亦此意也

野鷄斑枋板皆杉也木身爲枋枝梢爲板又分等則

日出等甲頭日長行日刀斧皆枋也日水路日笏削

日中扛皆板也腦子香以文如雉者爲最佳名野鷄

斑

娘子布漢傳載闌于闌于獠言紵金有績織細白苧

麻以旬月而成名娘子布

點蠟慢溪洞愛銅鼓甚於金玉模取鼓文以蠟刻板

印布入靛缸漬染名點蠟慢

絲金沙中揀金又出于石碎石而取者色視沙金爲

勝金有苗路夫匠識之名絲金

馬王菜葉似蔓青味苦多刺卽諸葛菜也

三春茅麻陽苞茅山茅生三春孟康曰零茅楊雄曰
璠茅皆三春也

齊桓責楚苞茅不入者即此

鴉銜草紫草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茈萸本草云生
楚地三月采根陰乾獠人以社前者為佳名鴉銜草
鷄骨香降真本出南海今溪洞山僻處亦有似是而
非勁瘦不甚香名鷄骨香

出山銀西溪接靖州境出鉛鉛中有銀銀體差黑未
經坯銷名出山銀

鷄末子古有細蟲曰焦螟集于蚊睫蠻地有蟲極細
拭目難覩黑點著身抓搔不可耐名鷄末子

九肋鼈沙鼈似馬蹄者佳九肋出沅江

銅鼓蠻地多古銅有銅柱馬希範所立麻陽有銅鼓
蓋江水中掘得如大鐘長筩三十六乳重百餘斤今
入天慶觀并有銅像二相傳唐明皇像餘散他處鼓
尤多其文環以甲士中空無底名銅鼓

不乃羹牛羊腸臙畧擺洗羹以饗客臭不可近食之
既則大喜嶺表錄異曰交趾重不乃羹先鼻引其汁
不乃者反切擺也

圈布桑味苦葉小分三叉蠶所不食狔狔取皮績布
繫之于腰以代機紅緯回環通不過丈餘名圈布
豎眼狔狔狔狔蠻之尤怪者兩目直生惡青衣人遇
之則有禍去麻陽百餘里不常見
獨木船蠻地多楠有極大者剝以爲舟
芷香草見離騷有一穗數花與蕙茝不同開亦先後
皆蘭類也

黃菟頭蠻類不巾髮拳曲照日金色故名

光面蠟蠟出山不經僞者名光面作僞者雜以粟

飛純土俗歲節數日野外男女分兩朋各以五色綵

囊豆粟往來拋接名飛純

客鼓鼓之節不一有暗箭鼓集人鼓犒設鼓饗客亦
以此遠近聽以爲準酒酣少有參商則鼓聲隨變終
席無他者名客鼓

固項朱漆牛皮以護頭頸名固項

銀鶉鳩狔狔之富者多以白金象鳥獸形爲酒藤或
爲牛角鶉鳩之狀尤多每聚飲盛列以誇客

筒環狔狔妻女年十五六敲去右邊上一齒以竹圍

五寸長三寸裏錫穿之兩耳名筒環

門欵彼此歎血誓約緩急相援名門欵

大設富洞以九月燕及三年一犒爲大設

入地狔狔自別洞奔來此地居止名入地

鷓鴣號戰鬪出入羣聚發喊以張聲勢也

羊棲狔狔以鬼禁所居不著地雖酋長之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數尺以巨木排比如省民羊柵杉葉覆屋名羊棲

左右押衙狔狔比狔狔則妄自尊大歲時且望或客至皆排衙主盟其事者爲隊公又其次名左右押衙坐草山狔潛出省地茅葦中射弩奪物機不虛發名坐草

客語能省民之言者名客語

準把互市踰約價償未足則劫去省民或甲以乙代名準把

踏歌習俗死亡羣聚歌舞輒聯手蹋地爲節喪家椎牛多醜以待名踏歌

讐殺夷性好殺一語不合便刺以刃百年必報乃

巴名讐殺

專事溪洞文移他人不能特選往來之熟者名專事
骨債或爲備而亡或以煙而死約牛牲若干償還名
骨債

走鬼初夏徙居數日以舍祖居否則有禍名走鬼
鼻飲狔狔飲不以口而以鼻名曰鼻飲

喫鄉秋冬之交聚飲以樂名喫鄉

癆魚山獠無魚具上下斷其水揉蓼葉困魚魚以辣
出名癆魚

賣首狔狔之受犒者如熟戶之獠旣納款聽命縱其
出入省地州縣差人管轄或許自推首名賣首

打寮山獠穴居野處雖有屋以庇風雨不過剪茅又
木而已名打寮

生界去州縣堡寨遠不屬王化者名生界
呈生祭祀必先以生物呈獻神許則殺以血和酒名
呈生

挖親山獠婚娶聘物以銅與鹽至端午約于山上相
攜而歸名挖親

骨浪。獠獠睡不以床，冬不覆被，用三叉木支闊板旁，
燃火炙背，板集則易，蓋以板之易得也。以展轉之意
名骨浪。

隊小。狢狢之隨從者如軍中行伍，名隊小。
舞杵。醉後以長柄木杵跳舞，亦有音節也。

平坦。巢穴外雖峙嶮，中極寬廣，且以一處言之，狢狢
有鳥落平，言鳥飛不能盡也。周數十里，皆腴田，凡平
地曰平坦。

例牛。牛客多行桃源路洞中，占軍事勝負及疾病，祈
禳皆以牛用，名例牛。

跳雞模。藝精者擲刀空中，接之名雞模。
洗面。借人助相讐，殺以牛酒往謝，名洗面。
奴狗。伶狢之爲傭者，名奴狗。

背籠。負物不以肩，用木爲半枷之狀，箝其項以布帶
或皮繫之，額上名背籠。

葬堂。死者諸子照水，內一人背屍，以箭射地，箭落處
定穴，穴中藉以木，貧則已，富者不問歲月釀酒屠牛，
呼團洞發骨而出，易以小函，或枷崖屋，或掛大木，風

霜剝落皆置不問名葬堂

爬船蠻鄉最重重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而歸既望復出謂之大十五船分五色皂船之神尤惡去一必有風雨一月前衆船下水飲食男女不敢共處弟屈原正楚俗也名爬船

隘口凡衆山環鎖盤紆峩鬱絕頂貫大木數十百穴一門來去此古人因谷爲寨因山爲嶂之意名隘口十莊院數十年前猺獠侵占蝦蟇行寨省地土人申請招致請州狔狔防托借田買屋以居名十莊院

漚椰牛椰木多漿猫猺歲饑闕食則先以火窖地握

根置窖中壓以石又用火漚熟漚漬搗作餅餌名漚

椰

椎結胎髮不難除長大而無櫛篦不裹巾蓬垢鬢鬢自古以然莫可化也名椎結

富貴坊競渡預以四月八日下船俗聚飲江岸舟子各招他客盛列飲饌以相誇大或獨酌食前方丈羣蠻環觀如雲一年盛事名富貴坊

對刃甲與乙有隙兩相鬪敵背牌護身遠以標鎗鎗

盡挺刃而前名對刀

出面挖親之後年生子引妻攜酒歸見婦家名出面

北戶錄

唐 段公路撰 明汪明際閱

通犀

通犀置大霧重露下終不沾濡又堪辨毒藥酒藥酒
生沫若貯米飼鷄鷄見輒驚散一呼為駭鷄犀或中
毒箭刺于創中立愈蓋犀食百毒棘刺故也

孔雀媒

雷羅數州收孔雀雛養之使極馴擾致於山野間以
物絆足傍施羅網伺野孔雀至則倒網掩之無遺一

明和錄

說孔雀不正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鴝雌雄相
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亦孕見博物志宋
紀曰孝武大明五年有獻白孔雀為瑞者愚按說文
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鬪字林音由今獵師
有鬪也淮南萬畢術曰鷄鴝致鳥注云取鷄鴝拆其
大羽絆其兩足以為媒博物志又云鴝鷖一名鷄鴝

鷓鴣

衡州南靈鷓鴣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辟溫瘴又一
名鷓音述多對啼廣志言鷓鴣鳴云但南不止古

云其鳴自呼南越志云其鳴自號杜薄州食之亡

惟本草說鳴云鉤、駟、格、磔、竹客反

鸚鵡瘴

廣之南新勤春十州呼為南道多鸚鵡凡養之俗忌
以手頻觸其背犯者即多病顛而卒土人謂為鸚鵡
瘴愚親驗之

赤白吉了

昔寧有廉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于刺史者其
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

緋猿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
緋者緋者絕大毛彩殷鮮真謂奇獸夫猿則狙獾獠
狢之類其色多傳青白玄黃而已今則豈可窮其族
類與其後能伏鼠多羣行猿善啼者其音淒入肝脾
方知當一部鼓吹豈獨鼉聲然哉

蝮蛇牙

蝮蛇大者長十餘丈圍可七八尺多在樹上候麀鹿
過者吸而吞之至鹿消卽纏大樹上出其頭角乃不
復動夷人伺之以竹籤籤煞之取其膽也故南裔異
物志曰蝮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
遠行賣一枚直牛數頭

紅蛇

公路至雷州對岸倚舟候風勢見羣小兒簇二巨蛇
各長丈餘一如孔雀尾毛色金翠奪目一如真紅色
鮮明若血又有十餘頭白蛇前後相次若導從俱入
一榕藤窠內竟不復去故知蛇有草木水土四種其
類不可窮也又歸化縣有兩頭蛇南越志云無毒夷

人餌之兼名苑云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俗占見之
不祥然論衡引楚相孫叔敖事者何也會叢又云渾
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大旱管子曰
固水之精名曰螭音威一頭兩身以其名呼之可使取
魚鱉

蛤蚧

蛤蚧首如蟾蜍背綠色上有黃斑點若古錦文長尺
餘尾絕短其族則守宮蜥蜴蠃蜒多居古木竅間自
呼其名聲絕大又有十二時亦其類也大者一尺尾
長于身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歿愚嘗
獲一枚閉于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

紅蟹殼

儋州出紅蟹大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膜脂色其殼
與虎蟹堪作壘子按蟹一名蛭音詭廣雅云雄曰蝦蟇
雌曰博帶抱朴子又云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蟹也
古今注云小蟹一名長鄉廣志云鋪音脯小蟹大如貨
錢又蟹奴如榆莢在其腹中生死不相離山海經載
千里蟹洞冥記有貢百足蟹長九尺四螯者今恩州

又出石蟹

蛺蝶枝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觀巖側有一木五綵
初謂丹青之樹因命僮僕采之頃獲一枝尚綴軟蝶
凡二十餘箇有翠緝縷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
黑花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愚
因登岸視乃知木葉化焉是知蝶生江南柑橘樹蠹
變為蛺蝶鳥足之葉為蝴蝶皆造化殆然非虛語也
又會要云大食國西鄰大海嘗遣人乘船經八年未

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生小兒
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若著樹枝其使摘取
一枝小兒即死異苑大元中汝南人入山伐木見一
竹中央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民嘗伐余
遺竹一宿見雉頭頸盡就身猶未化此亦竹為蛇蛇
為雉也

紅蝙蝠

紅蝙蝠出隴州皆深紅色惟翼脉淺黑多雙伏絳蕉
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為媚藥王子

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志鼉蝨魚因風入空木
而化為蝙蝠靈枝圖說曰蝙蝠服之壽萬歲又媚藥
載軟金鳥辟寒金龍子布穀脚脛骨鵲腦砂稜莖草
芍草左行草獨未見錄紅蝙蝠處豈闕載乎又有無
風獨搖草男女帶之相媚又陳藏器云榼子蔓生取
子中仁帶于衣令人有媚多迷人

金龜子

金龜甲蟲也五六月生于草蔓土大於榆莢細視真
金帖龜子行則成雙其蟲死金色隨滅如螢光也
人收以養粉云與養粉相宜

乳穴魚

全義之西南有山曰盤龍山有乳洞乳洞有金沙龍
盤魚皆四足修尾丹腹狀若守宮游沫水濱人莫敢
犯按御覽云龍蟠山有石洞洞中小水水有四足魚
皆如龍形人殺之卽風雨也然唐韻云鱮魚各四足
山海經云人魚如鱖音啼魚四脚出丹洛二水有鯢大
者謂之鰕音啼爾雅注鯢似鮎四足聲似小兒但未見
言其可致風雨耳公路因思道書說五頭魚三足鹿

皆神化所致不可以類而推也若以魚之異者則澧水之魚名朱鱉六足有珠又歷澗潭有五色魚又丹水出丹魚割肉以塗足下則可步履水上又朔法師云音齊鯨魚一首十身博物志云金魚腦中有麩金出功婆塞江又吳王食鱠有餘棄江中為魚今名吳王鱠餘者長數寸又魏武四時食制曰望魚側如刀可以割草出豫章白髮魚戴髮形如婦人白肥無鱗出滇池又郭延生述証紀曰城陽縣南堯母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非告祠者不

得又臨海異物志云鰈魚如指長七八寸但有脊骨曝作燭極有光明又比目魚一名鰈音榻一名鰈沈懷遠南越志謂之板魚亦曰左介介亦作鮓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土餘異物志南方鏡魚圓如鏡也又異苑云音陷鮠魚凡諸魚欲產鮠魚輒以頭衝其腹世謂眾魚之生母又臨海水土異物志鹿魚頭上有兩角如鹿又云鱧音蒸魚腹背有刺如三角菱又神異經黃公魚長七八尺狀如醴魚以烏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無鯁

魚種

南海諸郡人至八九月於池塘間采魚子著草上懸於竈煙上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草浸于池塘間旬日內如蝦蟇子狀鬻于市號魚種育池塘間一年內可供口腹也愚按陶朱公養魚經曰朱公謂成王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又拂林國有羊羔生于土中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著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草矣博物志云取鱉挫如棋池澤間經鳩赤莧汁和令厚以茅包之六月中投於池內卽成鱉也

水母

水母一名蚌一名石鏡南人治而食之云性熱偏瘵河魚疾也

蚊母扇

端新州有鳥類青鯢而嘴大常在池塘間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羣出其口按小雅曰顛鳥似鳥而大廣志云蚊母此鳥吐出蚊也土人云其趨堪爲扇惟辟蚊子與陳藏器說同又云塞北有蠶母草嶺

南蠻母木南越志云古度樹一呼那子南人號曰柁
日亞不華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
友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實中化蛾飛出亦有為蚊子者
鵝毛被
鵝毛被邕之南有酋豪多熟鵝毛為被如稻畦衲之
其溫軟不下綿絮也

紅蝦盃

紅蝦出潮州潘州南邑縣大者長二尺土人多理為
盃王平年拾遺云大蝦長一尺鬚可為簪河東范仲
鬚杖兼名苑云廣州獻蝦頭盃簡文將盛酒無故自
躍乃不復用愚又按毛詩義具大者有一尺六七寸
今九真交趾以為盃盤寶奇物也

鷄毛筆

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毫為筆韶州擇鷄毛為筆亦有
圓如錐方如鑿可抄寫細字者昔溪源有鴨毛筆以
山鷄毛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筆有豐狐之毫

未虎僕之毛

博物似豹

蚶蛉鼠毛

廣志可

鼠鬚

均州

殺癩羊毛

邛州取

麝毛

鄭慶云

鹿毛馬毛羊鬚

陶隱居燒丹封胎髮姬玄以小兒髮為筆柱龍筋拾遺
鼎際用羊鬚筆鄭慶云蕭祭酒常用之
記為之然未若兔毫

雞卵卜

邕州之南有善行術者取雞卵墨畫祝而煮之剖為
二片以驗其黃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答據此
乃古法也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福煮鷄子十
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擲出中無黃者病多愈有黃
者不愈常以此為候愚又見卜者流雜書傳虎卜紫
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雖不法於著龜亦有可
者

鷄骨卜

南方逐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鷄擇骨為卜傳古法也
卜占即以肉祠船神呼為孟公孟姥其來尚矣按梁
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拜三
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為孟公孟姥劉思真云玄冥為
水官死為水神冥孟聲相似又云孟公父名憤母名
衣孟姥父名板母云履或云冥父冥姥因玄冥也

象鼻炙

廣之屬城循州雷州皆產黑象牙小而紅土人捕之
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為炙愚按象有十二肉陳藏
器云惟鼻是其本肉諸即雜肉梁翔法師云象一名
伽那古訓云象孕子五歲始生

鵝毛艇

恩州出鵝毛艇乃鹽藏其味絕美其細如針郭義恭
云小魚一斤千頭未之過也

枕椰炙

枕椰莖葉與波斯棗古散

古散堪為拄杖

椰子檳榔小異其

木如莎樹皮釀木皮出麪可食洛陽伽藍記云昭儀
寺有酒樹麪木得非枕椰乎其心為炙滋腴極美

紅鹽

恩州有鹽場色如絳雪驗之即由煎時染成差可愛
也鄭公虔云琴湖池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在
張掖西北按鹽有赤鹽紫鹽黑鹽青鹽黃鹽亦有如
虎如印如繖如石如水晶狀者

米麩

廣州南當米麩合生熟粉為之白薄而軟按劉孝威

謝官賜交州米麩四百屈詳其言屈豈今之數乎且

前朝短書雜說有呼食為頭晉无帝謝賜功德淨饌

頭又劉孝威謝以魚為卧梁科律生茗為薄為夾真

茗二百尺薄又梁科筆為雙為床為枝搜神記益州

律薄茗千夾云云者持一雙筆南朝呼筆四管為一床梁簡文帝墨為

答書云乍置筆床又云寫書筆一枝一萬字螺為丸為枚陸云以兄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

一枚賜隄麋大墨王佐云紙為番錦為兩陸倕衣為裁謝安

賊王楚越衣二裁沈袈裟為緣簡文帝云蒙奴為頭王餉胡子一頭

麝為子蠟為麩麝香如干子蠟如

檳榔為口胡桃為子陸倕謝安成王賜檳榔其事

不可備論一千口并胡桃一千子

睡菜

睡菜五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藕梢土人採

根為鹽菹或云食之好睡郭子橫云五味草食之不

使人睡亦名却睡草

水韭

水韭生於池塘中葉似韭得非龍爪韭乎字林云簽

水中野韭也又吟音見字林似蒜生水中

薤菜

薤菜葉如柳三月生陳藏器云主解胡蔓草毒胡蔓

卽野葛也愚按廣之菜有掉

辛葉也

東風

味如酪香氣似馬蘭蕊

音戢蜀人所謂薤者

芍

音鼎莞茨苗也

之類無足奇者吳志孫皓時有

賈

音費

菜晉安帝義熙二年有苦賈菜生揚州國初建

達國獻佛土菜泥婆國獻波稜菜

斑皮竹笋

湘源縣十二月食斑皮竹笋諸笋無以及之吳錄云

馬援至荔浦見冬笋名曰苞笋博物志曰斑皮竹

女以涕揮竹竹盡斑也爾雅曰笋竹之萌說文曰笋

竹胎詩疏義笋皆四月生巴竹笋生八月

音如竹笋

冬夏生永嘉記舍墮竹笋六月生愚按山海經竹生

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枯死實落土

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曰葑必六十年復亦六年

是也南中有以竹爲刀錯子者如少鈍復以漿水洗

之如初廣州記云石林竹勁利削爲刀切截象皮如

截草也愚聞貞元五年番禺有海戶犯鹽禁避罪羅

浮山入至第十三嶺遇巨竹百丈萬竿竹圍二十一

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海戶因破之爲篋會罷吏
捕逐遂挈而歸時有軍人獲一篋以爲奇貨後獻于
刺史李復復命陸子羽圖而記之許氏說文有長節
竹謂之筵音鍾得非羅浮山龍鍾之義乎
無核荔枝世傳曰海山者夏初先熟而味
南方果之美者有荔枝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
少劣其高潘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無核類鷄卵大
者其肪瑩白不減水晶性熱液甘乃奇實也

變柑

新州出變柑有苞大於升者且皮薄如洞庭之橘餘
柑之所弗及傳云移植不百里形味俱變因以爲名
亦如踰淮爲枳乃水土異也

橄欖子

八九月熟其大如棗廣志云有大如鷄子者有野生
者高不可梯但刻其根方數寸許入鹽於中子皆落
矣今高涼有銀坑橄欖子細長味美於諸郡產者其
價亦貴陳藏器云其木主鯁魚毒此木作穢撥著鯁
魚皆浮出

山橘子

冬熟有大如土瓜者次如彈丸者皮薄下氣普寧多

有之

山胡桃

山胡桃皮厚底平狀如檳榔

白楊梅

楊梅葉如龍眼樹冬青一名枕音求潘州有白色者甜

而絕大

偏核桃

占卑國出偏核桃形如半月狀波斯人取食之絕香

美

紅梅

嶺南之梅小於江左居人采之雜以朱槿花和鹽曝

之梅為槿花所染其色可愛又有選大梅刻鏤甌罐

結帶之類取棹汁漬之

棹木葉汁

亦甚甘脆

五色藤筌蹄

瓊州出五色藤合子書囊之類細于錦綺亦藤工之

妙手也新州作五色藤筌臺皆一時之精絕者梁劉

孝儀謝太子五色藤筵蹄一枚云炎州采藤麗窟綺
褥得非筌臺與蹄語訛歟

香皮紙

羅州多箋香樹身如柎柳皮堪搗紙土人號爲香皮
紙

抱木屨

抱木產水中葉細如檜其身堅類栢惟根軟不勝刀
鋸今潮州新州多剗之爲屨

紅藤篔

瓊州出紅篔一呼爲筌或謂之蘧蔕亦謂之行唐其
色殷紅瑩而不垢

方竹杖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勁挺堪爲杖亦不讓張騫筇
竹杖也其隔州亦出大者數丈又海晏地名出蘆堪爲

拄杖高潘州出千歲蕨拄杖之類具多更有踈節竹

五六尺一節僧道多以爲杖又按王最云漆州通竹直上

無節空心也

山花膜脂

山花叢生端州山嶼間多有之其葉類藍其花似蓼正月開花土人採含苞者賣之用爲臘脂粉或時染帛其紅不下紅藍又鄭公虔云石榴花堪作臘脂

鶴子草

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南人云是媚草甚神可比懷子夢芝采之曝乾以代面靨形如飛鶴狀翅羽嘴距無不畢備亦草之奇者草蔓延春生雙蟲常食其葉土人收於奩粉間餉之如養蠶諸蟲老不食而蛻爲蝶女子佩之如細鳥皮號爲細蝶郭子橫記勒母狀

細鳥以方尺玉籠盛數百形大如蠅狀如鸚鵡聲聞數百里間如黃鵠也國人以此爲候日晷亦曰候日蟲帝得之旬日飛盡明年有細鳥集於帷帟或襲人衣袖因名禪衣宮內嬪御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余訪花子事如面光眉翠月黃星靨其來尚矣然事有相類者見拾遺引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月下舞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流血染袴和自舐瘡太醫曰獺髓雜玉及琥珀屑當滅痕和乃作膏琥珀太多

痕未滅而頰有赤點細視之更益其妍諸嬖要寵者以丹青點頰而後進幸一說上官昭容自製花子以掩黯處其言最切然則昭容亦嘗施粉也昭容不
嚴州產越王竹西次嶺南其黃星細其木尚矣然其竹巖州產越王竹根於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人用代酒籌次有沙筋產于海島聞其心若骨可為籌筋凡欲采者須輕步從之不爾聞人行聲則縮入沙中不可取陳藏器云越王餘算味鹹生南海長尺許其
無名花玉錦

廣州之南數百里有蔓草生吐一葉白花片大如掌初夏開徧問土人莫有知者

指甲花

花細白絕芳香番人重之未詳其名又卽恙苺花白

茉莉花

紅者不香

皆波斯移植夏中如金錢花也本出外

國大同二年始來中土又扶南傳曰頓遜國有區撥花葉逆花致祭花摩夷花唐初剽賓國獻俱佛頭花伽失不國獻泥樓鉢羅花皆中國所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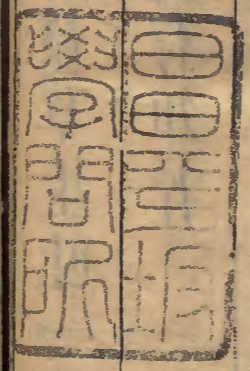
相思子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于寶搜
神記云大夫韓馮妻美宋康王奪之馮自殺妻自投
臺下死王怒令冢相望宿昔有文梓木生二冢之端
根交于下枝錯其上宋王哀之因號其木曰相思樹

睡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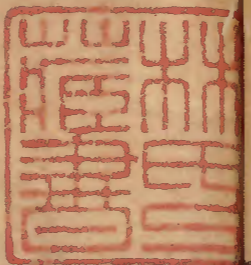
睡蓮葉如荷而大沉於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
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與夢草晝入地
夜即復出一何背哉

北戶錄終



北里志序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壻鄭詹事再
掌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舉子則狎而與之語
時以所聞質於內庭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所自
故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梁子弟平進
歲不及三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以同年俊
少者為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甚自歲初等
第于甲乙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
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



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于他處惟新進士設
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則倍于常數諸妓居
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
直館殿者咸可就請如不恡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
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語者自公卿以降
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衡尺人物應對非次良
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楊秉之惑比常聞蜀妓
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視北里二三子之徒則
薛濤遠有慚德矣予頻隨計吏久寓京華時亦偷游
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反疑不能久常欲紀述
其事以爲他時談藪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不
謂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鑿與巡省嶠兩鯨鯢通竄山
林前志掃地盡矣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而久罹驚危
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記聊以編次爲太平遺
事云時中和甲辰歲孫榮序

孫榮唐翰林學士居長安中頗有介靜之名其撰
北里志風韻爾雅雪簑子青樓集崔令欽教坊記
莫能逮也此志不典無補風教然天子狎游膏梁

平進粉黛之妖幾埒鄭衛萬乘西巡端由北壁作
志者其有憂患乎陳繼儒識

北里志

唐 孫棨著 明張遂辰校閱

海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
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
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
館閣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
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恠石盆池左右對設
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

廳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呼俗

為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故也

亦妓之衰退者為之諸女自幼

巧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為漁獵亦有良家子為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朴備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為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多有游惰者於三曲

中而為諸倡所參養必

此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

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七筋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
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白在一也朝士
金章者始有參禮大京兆但能制其昇夫或可駐其
去耳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
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
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為下
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
有期於諸妓也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
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

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緩繼燭卽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真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歌令常爲
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蘊籍不惡時賢雅
尚之因鼓其聲價耳故右史鄭休範表嘗在席上贈
詩曰嚴吹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
流霞酌願聽雷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
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
駟時同年鄭竇先輩扇之鄭竇本吳人或薦裴讚爲
東床因與名士相接素無

操守粗有詞學乾符四年裴公致其提與覃同年因
諸事覃以求維揚幕不慎廉隅猥褻財利又薄其中
饋竟爲時輩所棄斥極嗜欲於長安中天水之齒甚長於覃但

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由輩潛與天水計議
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
會他日天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緡不
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至時有戶
部府吏李全者戶部煉子也居其里中能制諸妓覃聞立
使召之授以金花銀榼可二斤許全貪其重賂徑入
曲追天水入兜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

泗交下褰簾一覩亟使昇回而所費已百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窓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也爲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

行前後相去十數步全版使鄭光業時爲補袞道

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

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寃楚觀者如堵光業

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

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牕下弄琵琶矣駐馬使

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寃不

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

抵擬嚇人傳鐵券汾陽王有鐵券免死罪今則無矣蓋恐嚇之詞未應教我

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

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
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
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
蒲鞭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
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皆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
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爲席糾而
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爲諸朝士所眷常

有名賢醵宴辟數妓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

右貂鄭禮臣敬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爲山崇皆在

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
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
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陽劉允承
雍章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
起拜之喜不自勝致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
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繪遺酬孫龍
光爲狀元名僱文府弟爲狀元在乾符五年頗惑之與同年侯彰臣

潛 杜寧臣 殊 彦 崔勛美 昭 愿 趙延吉 光 逢 盧文舉 擇 李茂勳

弟 茂 藹 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同年盧嗣

業訴釀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輪復分

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

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 副業簡辭之子少有詞

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釀罰故有此篇曲肉媵之

頭角者為都知分管諸妓俾追召身齊舉舉絳真皆

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四銀見燭即倍薪郎君更倍

其數故云復分錢也今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亦惑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

為事故硤州夏侯表中 澤 相國少子 離辭年自此員

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踈

猛不拘言語或因醉戲之為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

翼日期集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厲聲曰昨

日子女牙娘孤破澤顛同年皆駭然裴公俛首而晒

不能舉者久之 裴公贊其 年主司 今小天趙為山每因宴席

偏眷牙娘謂之郡君為山內子子從母妹也甚明悟

北里志
爲山頗憚之或親姻中聞爲山屬意牙娘遂以告其
內子他日爲山自外歸內子謂爲山曰今日顏色甚
悅暢定應是見郡君也爲山愕然久之無言以答亦
終不敢詰其言之所來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爲時賢
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祇奉多乞歌詩以
爲畱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
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歎數四因索

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
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爲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
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卽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
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
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
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喜及
聞其言頗嫌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
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
也其鄰有喜羌竹劉馳馳聰爽能爲曲子詞或云嘗

北里志 一
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
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馳馳使
唱馳馳尚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僊子轎車忽在門
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爲鼓盆
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
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懶
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曰浪意何堪念多
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磨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
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四曰奄忽那如
此天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
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
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馳馳曰宋玉在西莫是你
否馳馳哂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
里之人極以爲耻遞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金相
謔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旣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真
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

退爲假母居第最寬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
僂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陳設
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
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
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
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
及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
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及光遠下
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

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誌
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
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尚未信應聲朝答曰
黃口小兒口沒憑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甌
子莫向街頭亂枕鳴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罷
耗久不痊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耗耗光遠嘗以長句詩
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
憑青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
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

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
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鯤嬌別翠鈿粘去
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爲
返魂萊兒亂離前有閨闈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
所人頗思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
諸妓權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
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嘗泣訴於他賓次妓曰永兒
字齊卿婉約於萊兒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邁甚眷
之在翰苑時每知聞間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
妓曰迎兒既乏丰姿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
妓曰桂兒最少亦窘於貌但慕萊兒之爲人雅於逢
迎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

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

已爲假母

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籍籍者小天崔

垂休

名微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

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

記於小潤髀上爲山所見

名就今字裘求近曰小求宰臨晉

贈詩曰

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

十金陵腿上逞歐書

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為四十一即崔內十崔相也

次日

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

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

名澹贈詩方在內庭怪

得清風送異香娉婷僊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

曼倩曾為漢侍郎

時為內庭戶部侍郎

次日小福字能之雖乏

風姿亦甚慧點予在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

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

贈宜之詩曰彩翠僊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

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剛母梳不怕寒侵綠帶實

每憂風舉倩持裾謾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

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為稱愜持詩於牕左紅牆請

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

艷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牕費幾

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鬪草輸鄰女更被拈將玉

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

鄰起樣裙腰濶刺感黃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

戲語麤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為

膏郎有無尚校數行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

之題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
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
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爲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
之答曰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
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
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
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僊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
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
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

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
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
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釀飲
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洎冬

初還京果爲豪者主之不復可見

曲中諸子多爲富
豪輩日輸一緡於

母謂之買斷但未免
官使不復祇接於客

至春上巳日因與親知禊於曲

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縑麻
北座者徧通反甲麻衣對米盂爲糾其南二妓乃宜
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纈

舖張言爲街使郎官置宴張卽宜之所主也時街使
令坤爲敬瑄二線蓋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
來日可到曲中否詰且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
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予曰宜之
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
陳泥蓮旣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
馳回且不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
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
線誦歌詩總角爲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
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給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
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
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
啻千金矣間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
力輕勢弱不可奪無奈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
徒爲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
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俞洛真

俞洛真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

貴主許納別室于公珠尚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
 賢淑之譽從子稅冒其季父稅珠于公柄國時頗用
 事曾貶振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為力甚切竟不
 得後投跡今左廣令殺門因中第遂佐十軍先通洛
 真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媵之間彰其迹以告貴主
 主即出之亦獲數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暮年而所有
 索盡吏不能給遂復入曲携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
 真雖有風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亦時為席糾頗
 善章程鄭右史仁常與詩曰巧製新章拍指疑金

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盼又怕回籌錯指人離
 亂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渭渥之弟今改名滄其年
 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日已抵晚
 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君來訪洞中僊新月
 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予
 題於楣間訖先回間兩日文遠因同詣南院文遠言
 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
 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
 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約聳轡而歸及親仁之

里已奪馬紛紜矣因倉皇而回遂乃奔竄因與文遠
思所題詩真識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厄饌有序女昆仲數人
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後久
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
題牕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
子多情態畱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
因謂之曰阿誰畱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
天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
住青蚨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
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數輩皆不
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銜之嫌諸妓皆攫
金特甚詣其門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盡留車服賃
衛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蓋無圖者矣

劉泰娘

北里志 十五
劉泰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予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滅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同遊人聞知詰朝詰之者和駟於門也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兒不振是以門甚寂寞爲小鋪席貨草剉薑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麗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任住住蓋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逼其牕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

奴龐勛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佛奴爲徐州子日中
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
去我當以疾辭彼卽自爲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姬
爲之地姬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姬獨留住住亦
留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
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姬因爲謾寢所以遂平生旣
而謂佛奴日子旣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
兩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
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他日住住又曰小

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便
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爲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
有畜鬪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
物託宋姬致于住住旣而小鳳以爲獲元甚喜又獻
三緡于張氏遂往來不絕復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
禮納之時小鳳爲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
邸不能給食母兄喻之鄰里譏之住住終不捨佛奴
指堦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聲卽了矣平康里中
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鄰里或知

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爲鄭九郎主之
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榮陽撫之甚厚曲
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
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久之小鳳因訪住住微
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住耽者詰旦告以街中之
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鬪飛上屋傷足前曲小
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爲小福所傷
遂歐之住住素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龐漢打他賣
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

拉三拳且雄雞失足是何謂也小鳳既不審且不喻
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哈遞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
足住住因呼宋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良
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住
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
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悟聽乃益市酒肉
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
將龐大作菽音翹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
打更將雞腳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詣住住佛奴

北里志
初傭徐邸邸將甚憐之爲致職名竟禪邸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感復不侔矣

附錄

胡證尚書

胡證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公嘗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胡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胡後到飲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盤無餘灑遂巡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令

附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

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

自謂
燈臺

胡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

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坐胡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胡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裴思謙狀元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

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光業補袞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

楊汝士尚書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銀

于謝夫人

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開行楚澗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

元聲 楚娘字澗卿
妓之尤者

余頃年往長安中鰥居僑寓頗有介靜之名然惚率交友未嘗辭避故勝遊狎宴常亦預之朝中知已謂余能立於顏生子祚生之間矣余不逢聲律且無耽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懲其事思有

以革其弊嘗聞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故
王金吾式今狐博士瀉皆目擊其事幾罹毒手實
昭著本末垂戒後來且又焉知當今無之但不值
執金吾曲臺之泄耳 王金吾故山南相國起之
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
床下俄頃又有後至者仗劍而來以醉者爲金吾
也因梟其首而擲之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
其牀金吾獲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瘞之
今狐博士瀉相君當權日尙爲貢士多往此曲有
昵熟之地往訪之一旦忽告以親戚聚會乞輟一
日遂去之瀉於鄰舍密窺見母與女共殺一醉人
而瘞之室後來日復再請之宿中夜問女女驚而
扼其喉急呼其母將共斃之母勸而止及旦歸告
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以博文事不可不
具載於明文耳 頃年舉子皆不及此里惟新郎
君恣遊於一春近不知誰何啓廸嗚呼有危梁峻
谷之虞則回車返策者衆矣何危禍之感甚於彼
而不能戒於大哉則鼓洪波遵覆轍者甚於作

北里志
乎後之人可以作規者當力制乎其所志是不
爲風流之談亦可垂誠勸之旨也述才急所以痛
其辱重廩也述誤陷所以警其輕體也叙宜之所
以憐拯已之惠也叙洛真所以誠上姓之容易也
舉令賓所以念蚩蚩者有輕才之高見也舉住住
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讓之明心也引執金吾與曲
臺所以裨將來爲危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北里志終

